

古今文綜

野庶書譚

古今文綜 第一部 論箸序錄之屬

第四冊

目 錄

第二編 序錄類

第一章 管述之序上

(甲)自序管述

(一)序單篇

(子)史傳序

漢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序

漢司馬遷史記游俠列傳序

宋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序

宋歐陽修五代史一行傳序

清王鴻緒明史稿流賊傳序

清周濟晉略隱逸彙傳敍

(丑)文序

晉陸機豪士賦序

北周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

唐柳宗元愚溪詩序

清胡天游遜國名臣贊序

清洪亮吉傷知己賦序

清董基誠壬申歲暮詩序

清李慈銘九哀賦序

清皮錫瑞漢雲臺中興諸將贊序

清皮錫瑞春秋列國名臣贊序

(二)序全帙

(子)詳序

漢司馬遷史記自序

漢班固漢書敍傳下

清周濟晉略敍目

清張惠言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清譚獻古詩錄敍

(丑)渾序

(金)以闡發之法序

梁蕭統文選序

陳徐陵玉臺新詠序

宋歐陽修集古錄目序

宋朱熹大學章句序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總敍

清戴名世子遺錄自序

清姚鼐莊子章義序

清曾國藩經史百家簡編序

清皮錫瑞史記引尙書攷自序

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序

(石)以謙抑之法序

宋歐陽修內制集序

宋歐陽修外制集序

宋王安石周禮義序

宋王安石詩義序

宋王安石書義序

完

古今文綜 第一部 論箸序錄之屬

第四冊

杭縣張相譏錄

杭縣姚漢章閱訂

第二編 序錄類

第一章 箴述之序上

周頌繼序傳曰序緒也爾雅釋詁曰敍緒也說文序爲東西牆敍爲次第假序爲敍經傳已舊茲編爲序爲敍字或不同一從傳本序旣訓緒義資紬繹又訓次第意在敷陳孔子贊易爰有序卦其序之權輿乎序其作意次第爲言古人命篇多在簡末如史記序說文解字序是也後世徒觀夫詩書小序冠於篇前往往有所箸述則導言之作寢然居首已稍稍失古誼矣博觀衆製約爲九事卽分三章述焉

(甲)自序著述 作者之意引伸乎序。然自人言之。不若自己言之之深切著明也。史記說文不朽之業。迹其樞要尤在自序。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烏能如其腹中所欲言乎。凡兩類。

(一)序單篇 伊訓首節卽其自序。降此詩書小序。闡發本篇條舉件繫。不煩而解。此其古體矣。後世作者寢多。大抵史官立言。文人掞藻。義取前導。均有斯製。爰約之爲史傳序及文序云。

(子)史傳序 龍門作史。每於列傳之前。先序匡略。後世善數厥惟歐陽。橫雲明史。保緒晉略。亦存良製。一鱗一爪。可以名家。共錄六首。

漢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序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

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繢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璠。瑠璃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繩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

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漢司馬遷史記游俠列傳序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闔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

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尗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聞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

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宋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序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繙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

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闊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宋歐陽修五代史一行傳序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

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賢材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資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乎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

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

李自倫作一行傳。

清王鴻緒明史稿流賊傳序

盜賊之禍歷代恆有。至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而極矣。史冊所載未有若斯之酷者也。永樂中唐賽兒倡亂山東。厥後乘瑕用兵。頻見竊發。然皆旋就撲滅。惟武宗之世。流寇蔓延。幾危宗社。而卒以掃除。莊烈帝勵精有爲。視武宗何啻霄壤。而顧失天下。何也。明興百年。朝廷之綱紀方肅。天下之風俗未澆。孝宗選舉賢能。布列中外。與斯民休養生息者十餘年。仁澤深而人心固。元氣盛而國脉安。雖以武之童昏。亟行裨政。中官倅夫濁亂左右。而本根既非盡撥。宰輔尙多老成。迨盜賊四起。而王瓊獨典中樞。陸完彭澤分任閫帥。委寄殊專。旁撓絕少。以故危而不亡。莊烈承神熹二宗之後。神宗晏安養癱。熹宗曠闊侈士。元氣盡澌。國脉垂絕。向使熹宗御麻復延數載。則天下之亡不再傳也。幸而莊烈繼統。銳意更始。用人行政。煥然

一新。然當是時。臣僚之黨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國家之法令已壞。邊疆之搶攘已甚。莊烈雖志勤宵旰。治核名實。而人才之賢否。議論之是非。政事之得失。軍機之成敗。未能灼見於中。不搖於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尙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尙氣則急遽失措。當夫羣盜滿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卽佞。勤撫兩端。茫無成算。至內而九卿外而督撫。救過不給。大率有規利自全之心。其或言語慙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擢折以去。而所任爲閫帥者。事權中制功過莫償。敗一方卽戮。一將隳一城。卽殺一吏。賞罰太明。而後至於不能罰制馭過嚴。而後至於不能制加以天災。流行饑饉。淳臻政煩賦重。外訌內叛。譬之一人之身。元氣羸然。疽毒並發。厥證固已甚危。而所用之醫良否。錯進所服之劑。寒熱互陳。病入於膏肓。而無可救。爲家督者復強起自治。則其身雖欲不亡。豈可得哉。是故明之亡。亡於流賊。而其致亡之本。不在於流賊也。如人之亡於疽毒者。其致亡之本亦不在於疽毒也。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禍。

亂子立於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覩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徇悲夫自唐賽兒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勦賊諸臣傳中獨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張獻忠傳

清周濟晉略隱逸彙傳敍

漢末分崩三方鼎峙戰龍之血雜玄黃而未辨鳴鳳之音矢卷阿而彌遠此一時也典午竊柄拱手而規蜀漢金行紹統指揮而從吳會恭儉之聲甫箸荒淫之俗已成賈荀蒙附肺之眷洵炙手而可熱傳劉進苦口之規寧寘百而爲瑱此又一時也深宮擲轂而前星斂曜壺巷飛書而永寧截髮踊躍之戈操乎同室魚爛而亡委諸裔土此又一時也流離播遷燕安酐毒江沱有必精之饌神州無同擊之楫上章下替內柄外移此又一時也匕鬯僅存紗帷未擗濟寬召蕭牆之釁雪耻竭杼軸之供鱷吞鯢啖方沟涌於遼碣鼈跋鼈怒乃蹠躅於坎窔此又一時也日暮倒行市怒室色大慤甫殞巨寇狡焉飛淮浦之嚴霜下河濱之堅壘府山未築

邵埭先成已踐白雞之妖。豈免黍離之嘆。此又一時也。然後金甌缺於晉陽之甲。寶鼎移於五湖之長艸澤奮其長刀。朝廷甘於赤紙。易備天地。閉賢人隱。孰有甚於兩晉者乎。是以跼迹全生。見幾辭祿。雖見責於弓旌。若含辛於荼蓼者矣。孫登五人。沖漠而似道。魯勝三人。見險而知止。朱沖十人。束修而近名。謙秀七人。在裔而不辱。方以類聚。連鑣接軫。莫不瑰奇卓犖。照耀篇章。至如皇甫之於書。張翰之於酒。葛洪之於藥。阮裕之於二郡。陶潛之於三徑。此五君子者。高不絕人。隱不違俗。介石不埃於終日。章身又何其甚。文履危行。如坦塗等。疲人於漚鳥。視夫索隱行怪。勞神苦思者。不亦遠乎。是以次其風軌。列諸終篇。後之達者。得以覽觀焉。

(丑)文序

大抵賦序爲一類。詩序爲一類。雜文序爲一類。錄九首。士衡

意在諷刺。子山體屬應奉。越縵九哀。祖北江之畔側。鹿門兩贊法稚威之渾灝。此又其大略之可言者已。